

左氏博議二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

桓十一年○祭仲殺雍糾桓十五年祭仲專

註見四卷雍糾殺之雍婿知之謂其男曰父與夫孰親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

祭仲人宜其死也○高渠弥殺昭公桓十年

初鄭伯將居高渠弥為卿昭公立懼其殺已

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豐君子謂昭公知

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齊人殺子豐桓八年

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齊侯師于首止子豐會之高渠弥相此月戊

成齊人殺子豐而轅高渠弥祭仲逆鄭子于

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捕矣○楚殺

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子南襄二十二年楚親起有寇於令尹子南

討焉于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土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君乎對曰父戮子君君馬用之曳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曰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繼而死

告君子曰理告眾人以事所謂眾人者見形而後悟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曉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君子于處死生之際固自得於言意之表矣由眾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然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

心推淡乎若大羹明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驅之就其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曉者而入之乎祭仲當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曰所惡者莫甚于死也故寧受逐君之名然不數年而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陷厲公之機矣向之死曰徇國今之死以怙權其榮辱天淵也當是時雖欲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弒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寧縱弑君之賊不數月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渠弒之戮矣向之死以討亂今之死曰從逆其榮辱天淵也當是皆

雖欲復死于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為難也臣之死於君死于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于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為其女為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者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

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相敦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間豈朋友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巨棄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

子之域耳未有既為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緩於為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伋壽

桓十六年年初衛宣公承于姜生急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講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持諸華將殺之壽子吉之使行不可曰棄受之命惡用子矣有無受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然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伋立公子
○衛侯放公子黔牟在六年黔牟惠公奔齊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奔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伋乃即位君子曰二公子之

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喬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呂王季文王迭出于古公之裔古公亶父王季之祖父文王之祖
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武庚祿父紂之後也後與管蔡作亂周公誅之
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乱腥聞于天垂天之氣所召者宜其為凶為姦為逆為惡而伋壽

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嘗而舛乎曰是所以為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汚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臣

其正彼臣其濁我以其清每若鑿枘之不相合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說文謹言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鬻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為變異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臣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惡皆消固可曰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變災為瑞變乖氣為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于夫者如

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欤曰黍稷種莖之種受
於天也如是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凶莽
滅裂而坐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于天者大舜
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見尚書雖守區
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
而廣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
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
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魯及齊師戰于奚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當守其

一而備其不虞始蓋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
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
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乎邊境聞其有警焉始
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
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候者為此時也降卒塵起按
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言而憂
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言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
有備也漢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
入雲中代郡遂歸府白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科條其人吉巨是得憂邊思職之稟魏傳當是時吉為相久矣邊吏之壯老材不謾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矣雖憂亦奚以為善乎魯威公之言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威公之意以謂為備當在于無事之時苟事之已至汝雖謂之吾雖憂之城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

築也示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繕也饒餉芻麥非

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威公之

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威公之責疆吏則是而

所任巨守疆場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

不賢耶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

西河則魏不知有秦吳起魏文侯時為將繫秦拔五

拒秦河守以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漢李廣為右

奴奴弓曰飛將軍守付羊祜巨襄陽則晉不知有吳晉

帝有威帝有威與之志以羊祜鎮襄是數公者固不以邊

警祜緩懷遠近其得江漢之心煩君父為其君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

數公而苟弛其銜轡則堂北門之管者未必不召寇
而起興也見三十一卷內此又人君之當戒

威公與文姜如齊

桓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无相瀆也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謂之以告夏四月
丙子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
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
生除之齊
人殺彭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
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
躬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

蕪粉乎迫大害者固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于兵
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
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
其來有方其至有時猶可禦也至于無形之寇游宴
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
豹焉鄉隣之中有我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
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呂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戒
久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
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
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魯威公

及文姜犯是禮呂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湏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隨其手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待禮呂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于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巨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于寇者

樓櫓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平豈其厭樓櫓之密惡隍塹之險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義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侯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戮之後猶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如嚴也辛伯之諫

局公而謂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纔八字耳總古今亂

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人彘之禍戚

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

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

斬戚夫入手足去眼髮耳飲毒藥使居廁中命曰人

其戚夫人乃大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唐高宗犯之而

有武氏之篡唐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

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為昭義后及淑妃寵皆衰後

廢后及妃為廢人命司空李勣齎級冊皇后武氏委

臣政事權與人主伴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

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熨陟生殺

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史臣贊曰武氏之亂唐之

宗室戕滅殆盡高宗溺愛社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

流天下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矣

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

齊襄公犯之而有

張衡之逐

初上使太子勇參夫軍國政時有損益上

上性節儉勇嘗女飾蜀鑑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日

百官皆請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后由是數稱廣賢楊

素揣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使素贊上廢勇立晉

衣為太子所逼夫入拒之得免歸於上上怪其神
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
畜主何足付人事獨孤誤伐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勇未巖出問為救書楊素聞之曰白太子矯詔執
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上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
並來宇文述郭術節度令右殿子張衡入寢殿侍疾
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上六朋故中外頗有異論 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闢之
亂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
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使之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及逐陳氏而立女若何曰我遠于陳
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及逐焉遂告陳氏夏五
月成子兄弟四東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
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近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開公猶怒將出曰何所无君子
行袖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以不殺子者有
如陳宗乃山子我歸焉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

陳氏道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人執之呂告後
諸郡閭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 三國魏齊王芳明
此子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太子即位八年大將軍曹
爽用何晏鄧騭等謀遷太后於永安宮專擅朝政多
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司馬懿遂與爽有隙癩疾不
與政事嘉平元年太傅司馬懿以皇后令收爽義晏
賜蓋等皆下獄劾以 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元
太逆不道夷三族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道司心翼戴帝亦推
帝住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皆
人焉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
強盛情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巨為腹
心稍抑損王氏之權而敦益
保不平遂舉兵叛于武昌 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
之變 唐明皇寵安祿山及出而祿山專制三道陰蓄
亂會湯國忠為相與祿山不相悅屢言其且反上不
聽國忠救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以

十一月舉兵反詠為教書乃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

陽 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隨聲未

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嘗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

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于理惟

言出於理故凜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

震非雪霜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

威非礮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

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漢史 青蒲涕泣之

諫由此而發也漢史 太傅獸睡之譏由此而識也駟

懿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昭 無字曰世儒之文

詎愈多而理愈寡盖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

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

非所謂文中之歌詆欵見家語 嗚呼辛伯之言真有

國者坐右銘也為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

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游震之象

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之制

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固可配無逸之屏唐崔

曰元宗即位宋璟嘗手寫无逸圖獻 而代千秋之鑑

也唐元宗千秋節公主並獻 故吾巨謂

猷丹扆之六箴者唐文宗昏荒數遊幸狎比羣小聽

曰宵衣調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翹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調飲求珍怪也四曰納誨諷海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謂往用羣小也六曰防微諷為將輕出也帝不能用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楚武王心蕩

非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盪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蒲木之下令尹闔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曰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泐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凋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齊焉志者氣之帥也

今心隨氣變是志不能為氣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

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

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臣心移

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見史記南風之琴見家語

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虜蒞之朝

並見史記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莊之晉

見孝經易簣之際見禮記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

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

若哉楚武王馮陵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

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最爾之隨

將授兵而心蕩焉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乎彼所謂鄧曼者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曰蕩王心者豈一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得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蟲生于稼而害稼者蠹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出於心而蕩心

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猶賊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悟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蓋亦鋤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憤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

誰非前日勅敵耶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也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國者有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必入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

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瘳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人之六疾也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使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

疾不在于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隣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晉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隣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于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踈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于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栢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于滅鄧

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隣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陵弱眾暴寡之風徧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于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不能奠枕亦迂矣嗚呼四隣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四隣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秦有六國既滅隋不亡於南北未一

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後

文帝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重乘茲機運遂逸

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暨于暮年廢嫡立庶託付失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非一朝一夕也北史論所亡國之釁夫豈在由未遠非一朝一夕也北史論所亡國之釁夫豈在

於隣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世猶以有退根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不悔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逢嬖妹喜見尚書及史記可以取亡者擢髮不能盡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咎人而不咎已矣桀之為人

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
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身反自悔以為失是
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邾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遂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
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
勇也小勇名滿天下大勇名不出家曷謂小勇勝小
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

至于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矣豈足
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
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
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
所不能勝得不謂乎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
有攻城略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
有獻俘奏凱之可觀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
見於世豈識其為勇乎不特不識其為勇既勝忿慾
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乎人之

所不能平其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邾邾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魯同伐邾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夫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况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

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異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邾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身姑託罪已修德之詞以自解于眾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勇者之難易政相反焉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收

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
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
莊十年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欵曰莊公忘君父之讎
二年而與齊通又與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為
爭利之師而非復仇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
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身一失其始進退上
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

在八年冬齊侯游于姑蔡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蛇闚于鄭南門中內蛇與外蛇對日屬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何妖乎對曰無鱗焉妖不自作人○神降于莘莊二十七年常則妖與故有妖。神降于莘莊二十七年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與亦看以呂亡虞夏商周皆右之王曰若物也王從之以其卜偃童謬月甲午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魏八

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
莊十年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欵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為爭利之師而非復仇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身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

莊八年齊侯游于姑蔡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除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之○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與外蛇對日屬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簡有妖乎人無鬻焉妖不自作人○神降于莘莊二十九年秋七月有妖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與亦有以呂亡虞夏商周皆右之王曰若何對曰以其卜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卜偃童謠曰甲午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吾

其密乎對曰克之公曰何肯對曰童謡云丙寅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孔號之旂鷄之貢賁天秉傳燁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日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秉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滅虢 ○狐突遇申生 舊十年狐突適下國

馬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祀余得請于帝矣將臣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

聞之且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珍乎復請七日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

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 ○城鄆有夜登丘 舊十六年十二月城

於韓 ○城鄆有夜登丘 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樞有轂如牛 舊三十二年

不果城而不還 ○樞有轂如牛 樞使大夫將賓于曲沃出絳極有轂如牛卜 樞使大夫

拜日君命太事將有西師過軼我繫之必大捷 ○蛇出泉宮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

未声姜薨 ○魏顆見老人 宣十五年魏顆賦

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韓氏之役顆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願故獲之夜薨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鳥鳴亳社 舊三十年或叫于宋太廟曰善善出出

鳥鳴于亳社知曰善善甲午宋大災 ○鄭伯有則晉亦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

夢伯有介而行之壬子余將殺帶也初年士齊侯平之月壬寅公孫洩及良止飲無之乃止

石言于晉 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言或焉焉不焚民所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

事不皆心讓勤於民則有蓍言之物而言今

言或焉焉不焚民所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皆心讓勤於民則有蓍言之物而言今

宮中崇後氏力彫不亦宜乎 ○當壁而拜

三年物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太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

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壁而拜

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理璧于

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八拜康王跨之灵

王肘加焉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

再拜皆厭紐韋龜屬成然 ○鄭龍圖 昭十

馬且曰棄禮帝命楚其危哉 ○鄭龍圖 九年

鄭大水龍聞于時門之外消淵國人請為祭

馬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覿也龍聞我獨

何覿焉禱之則波其室也吾無求 ○玉化為

于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玉化為

石 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

尚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鸛鶴來巢 昭

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警 ○鸛鶴來巢 二

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

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鶴之

出厚也鸛鶴之羽公在外野注讀之馬鸛鶴
昧昧公在乾侯微寒與禱鸛鶴之巢遠哉遙
遙桐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往教宋 ○龍見
哭童謡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 ○龍見
于絳 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觀獸子問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惟生於空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世謂之日粲然徧

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者

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

之海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恠耶

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君若高樓

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恠而共傳之者巨其罕

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言有祥凶有侵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
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懼其惑衆也無怪
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且其闕
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闕之者亦非也載
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關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
無一以為有一且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
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
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
其辨而競爭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

區者吾既飡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
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者聲
爾而殷殷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
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飡聞而厭
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河為
而峙海何為而停是孰知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
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
疑者存焉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
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
詳于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

所聞而不求其所已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
見使得味於既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釋
然而疑矣子路孝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
問見先子路之心蓋君子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
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
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則可以占其
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出儒
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
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

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嫁往遇雨
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水
隣於明明隣于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孤子
然孤立睽幽明而為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怪負塗之
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初豕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
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
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潛陽之發見陰之
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為兩則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為兩則羣物

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哉通灌注和同無間平
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人鬼死生然而
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與
子路而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怪之習然
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降歟曰非也五日霏微十日
霰霖而姑夢槁木不能沾涓滴之澤焉非雨之有所
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
遇兩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
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并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及戊癸立瓜時而
往曰及瓜而代與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公
孫無知有憲于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繼之二人因之召作亂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
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
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
服禮秩之微而成於暴弑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
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特獻
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
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
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

禍即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如何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方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思與怨親與讎人所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讎公孫無知難新公公接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偏正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呂人情度之豈能不忘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償其宿忿投于廢絀踈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讎反得親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曰為虎今乃吾之艾始以為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呂彰今日之恩也向之讎所呂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蒞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于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見漢書本傳此所以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

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曾次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際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已之隙先已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文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初威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晨出射趙王少不能立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柱之於魏三國魏陳思王植丁翼揚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數矣文帝即位淮均希首奏植醉酒淳慢遂廢植為安鄉侯誅其黨攸之於晉晉齊獻王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時為攸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後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立臨崩執

彼手以授帝後中書荀勗待中馮統疾攸構于帝攸知憤怨歐血而死 死亡相尋吾未

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于孝也安得呂成帝之風
 警夏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
 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注見一卷則將奈何曰愛之必欲
 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威公入齊

注九年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谷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忽死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子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台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
 魯莊公下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

威公齊威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
忘其不可忘在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
者威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
威公其主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私
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駑驥
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
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
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
目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
使有問其所目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

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為不知馬隨
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
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于吾之鑒也孔子之智
初非與松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
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
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
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
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
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
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

所任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誦者小而所伸者大耶
嗚呼枉尺直尋在暝明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之枉
不得為寡誦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讎
之誦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威
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
呂子濤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
者也向若威公殺糾于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
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威公可也當乾射之戰威公
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威公者
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呂亡公子而欲干國

之統威公以君非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各主之
勢判然矣威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
親之恩固可深責然呂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
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
之黨者敢曰為讎乎此管仲所以事威公孔子
所曰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讎耳孰知仲
之不當讎威公哉知仲之不當讎威公則知仲
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攷
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于管仲矣噫
仲果反君事讎則雖萬善不足以贖况區區之

伯功耶

齊魯戰長勺

莊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
 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
 食所安弗敢專也必曰分人對曰小惠
 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
 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
 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曰一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士為諫晉侯伐虢
 故逐之

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
 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无眾而後我之
 欲禦我誰與夫祀祭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
 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亟
 戰將
 餓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旌四合車馳
 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
 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宜其取踞床溺冠之辱也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以聽
 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是
 言也特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特以語孫武吳起
 則見侮矣彼曹劌遽曰一戰許之意者劌亦迂儒曲

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臣我
之整逐齊之亂機權韜畧以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
非宋襄陳餘齊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
情豈足以動劇之聽邪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始
必有說也馬之所臣不敢肆足者銜轡束之也臣之
所臣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銜轡束然後見馬之
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
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捨讓駭懼平日之所
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
出食馬之恩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遂得發法之公曰君

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
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從維鋒爭死
以報食馬之恩戰國策中山君享都上大夫
恩遂虜晉君羊羹之怨
馬子期怨而走楚王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骨然仰
冀日與不期眾少其于當厄怨不期深淺其傷于心
吾以一杯恩恩怨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
之肯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兄人之易感
而難忘者莫如窘辱沐浴之時子羔為衛政則人之
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
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
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
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

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見家語蓋人方在縲細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羔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常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呂答其賜哉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兵邀然不同曹劇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劇不以為然則對

以事神劇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劇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何邪蓋有以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猶汪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呂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為諫晉侯伐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餓當時之論兵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為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鈞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

之具吾未之也。歷卒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况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况上而為三伐為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恃私智之蚤蠶而欲測古人之海安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若之何不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咸文仲曰宋其且乎禹湯罪已其具也。特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擢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咸孫洋

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于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已桀紂

亦歸功于已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已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已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所以為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瞽矧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曰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

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吾雖自書愛不至為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于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其近怠為乎生又思去桀紂為其近驕為乎生瞽矧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觀論父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

獨知之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判禹湯與桀紂目人已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
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為君則流入于瞽史之學
惜乎狐裘而羔袖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
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惡蔓
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歛之於己己為已罪人見禹湯
之罪已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已
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于善天下皆歸于善是亦禹
湯之善也雖曰罪已災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
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

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
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要既盡則善將焉往
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于
為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
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
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
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
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
終不能逃一與一亡邈然遠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
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

相近若此層酷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
既聖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
生之分纔跬步人固有陷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
出而復肯入者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萬弒閔公

莊十二年宋萬殺閔公立于存公子御說奔
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
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
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南宮萬奔陳宋
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
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
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此及
宋手足皆見宋人皆臨之

陞戟敵言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幘迎笑光武之待
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井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
心焉馬援既嘗以為後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

當極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備以延後人歸謂當
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妾自尊大不知專意東方建武
四年翼使接奉書洛陽後至引見世祖岸憤而笑曰
卿傲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太慙接謝曰當今之世
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賤少相善
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
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後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郭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然則樸櫟小禮果非所以
待豪傑耶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
為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
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浪沙盡其權
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
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南宮萬之勇聞於諸

侯宋閔公斬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待豪
傑之法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袒楊暴虎
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足以齧虎牙
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
婦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隨何說九江王布
張林洗足召布大見布大怒侮來欲自殺及出就舍
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出漢黥
布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高祖令周昌選
者自見四人士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用不測之辱
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本紀
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霆於閉蟄之
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無鼓舞豪傑之術拘則為公孫述縱則為宋段公河
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
其至矣乎相也術必有時而窮高帝嫚侮之患卒見
於暮年此所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
儀也通叔孫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
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決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
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蔑棄禮法而不
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識耶
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獸僕馬衣裳
室家婚姻由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

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拘亦不至
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
曉之

息媯過蔡

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媯亦娶焉息媯將
歸過蔡蔡侯曰吾使也止而見之弗賓自息媯
一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
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歸○楚滅息入蔡莊十四年蔡侯為莘故
舞歸○楚滅息入蔡楚子楚子
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上者救及
成王焉未入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樂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
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
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御也○子元振
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萬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

君以是奔也晉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侯讎

而於未亡人之測不亦異乎論人以告子元

曰婦人不忘襲雖我反忘之

○闞班殺子元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莊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闞

射師諫則執而祐之申公闞班遂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

謂行父曰徵舒以女對曰亦以君徵舒病之

公出自其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

楚子為陳夏氏故伐陳謂陳人無動許討

於少西氏隊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申公巫臣聘夏姬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

日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上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天子密殺御叔殺灵疾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也君其圖之王乃上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天子密殺御叔殺灵疾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巫臣使道焉曰婦吾聘六又使自鄭召之王

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

位將為陽驕之役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

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

日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

宜將竊妻以毗者也及鄭以夏姬行遂奔晉

晉人使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世則忠

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世則忠

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

送重幣晉將可乎若况蓋於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成土年楚圍

馬子重請取於申品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品所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品所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品所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品所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品所以為賞用王許之申公巫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以室○叔向
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
取申公巫臣氏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
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廢鮮吾微舅氏矣其母曰
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
矣可无懲乎吾聞之其美必有甚惡是無
少妣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
而天祿美於是降必以是大有數也叔向懼
不敢取平公強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之母走謁者姑曰長叔以生男姑視之及堂
聞其声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豈心非
是莫察羊舌
氏矣遂弗視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
色者禍之首也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
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感焉與魯女之色者必

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嘗傾
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
惡之矣至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
焉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為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
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隨前舟溺
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
以巫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
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
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
之所甚重者猶蔽蕪况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

致命以礪質為枕席以鼎鑊為池沼固無足怪世之
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惑也抑
吾又有所深惑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及納夏姬
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
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及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
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為
險共王獨以為忠何邪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偽言成
吾真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
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
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水解凍釋蕩然不

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封菲何恤下體但
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為君之責塞矣其
誠其偽其狂其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
於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
于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
心之取捨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切笑楚國
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
也共王之在楚亦必切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
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
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考之於傳巫臣以陽

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二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纔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與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耳後世之君盍亦曰共王自秀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莊十四年鄭厲公有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佑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入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

而自止無宰嚭則越不能亡吳越王勾踐伐吳亡王

千樓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為臣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室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

是勾踐乃以美女室物間獻太宰嚭上乃見大夫種於吳王言曰願赦勾踐之罪不幸不赦勾踐來悉五千

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王以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今不戒越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卒赦越嚴無郭開則秦不能亡

趙秦使王翦攻趙上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

乃使趙忽及齊特願聚伐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秦王遂滅趙見史記世家

無鄭譯劉昉則隋不能亡周北史周天元不預台劉昉事天元唐不能言昉見靜帝冲幼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鄭譯等謀引堅無政從之是日帝加秘不

以聖為相國進爵為隋王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無裴

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崔

棲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士民号泣滿路二年裴樞罷政事初柳燦及第不四年為宰

相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燦曲意事之同列裴樞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燦以為憾請於全忠故罷四年

帝禪位是救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曰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

為惡者未有皆得天下之助者也被為惡者惟欲人

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於驪姬出晉王祥之於

司馬見晉王馮道之於五季馮道傳陰拱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

助是故禍莫甚於內叛姦莫甚於中立二者之罪孰
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
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
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
其心也君且

叛之而况於人乎

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
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
防患此傅瑕判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
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
於朝歷忽登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

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
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
憎固可以獨全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
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為姦也厲公以私憾
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
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執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
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為臣者皆操
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嗚呼論人
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

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賜號公晉侯玉馬

莊十八年虜公晉侯朝王七年禮命之者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

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帑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特寄之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之繁甲兵卒乘之雄象犀金縉之富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以四海九州全付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為已物輕以假人而不甚惜當號公晉侯之來朝惠王謂公

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也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剥廬則及床剥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太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况公侯之近且貴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

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莊十八年魏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
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蘇公

奉子頹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

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 ○王處櫟莊二十年

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
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寡人間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

乎莊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云憂也必鄭
及之蓋納王子頹公曰寡人之願也

伯魏公納王莊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
叔自垣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世群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
東原伯曰鄭伯效 ○會于首止僖五年會于

尤其將自有咎 ○會于首止首止會王太
子鄭謀 ○惠王崩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

寧周也 ○盟于泚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
難於齊 ○盟于泚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 ○王子帶召戎僖十
仇左氏之謀王室也 ○王子帶召戎僖十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周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校周秋晉

侯平戎 ○王子帶奔齊僖十二年王以戎
于王 ○仲孫湫言王子帶僖十二年春齊侯

帶奔 ○仲孫湫言王子帶僖十二年春齊侯
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

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

滑人叛鄭僖仁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

富辰請召王子帶僖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

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

師攻王王使告難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

公于士洩者命弼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所爵

也又怨襄王之與滑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所使類叔

出狄師夏狄伐鄭取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又弗所甘昭公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其怨我後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

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

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于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賦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彼不

奔問官守王使簡師交告○晉侯納王僖二十

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秦

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司矣使下偃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隘城戊午晉侯朝王

王享醴命之宥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

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

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于帶鄭

伯身見子頽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輕子帶
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
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
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近見徧舞
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
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
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
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
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
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覺在前

而不見我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
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
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
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
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
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
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
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
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
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

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
唱納惠王者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
王反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黜疑惠王待鄭之
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
實道子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
道守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威伯諸侯之時襄王
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
者不在齊世皆咎齊威之納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
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
威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

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
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嫌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
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以厚號而薄
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
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
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
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我狄當踈子帶之不可
絕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踈其
所踈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
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

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
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肅
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輕功時入寇邊晉之契丹
五代晉高祖以何東節度使假契丹後舉兵滅唐而
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
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契丹大德始借其力終罹其
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
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邪為襄王者當
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
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
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河
必競其功耶齊威伯天下鄭號納王而齊威未嘗爭
其功當是時風俗猶淳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

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
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矢周矣何以求諸侯
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
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威
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威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
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
外

鬻拳兵諫

莊十九年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鬻之
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開謂之大伯使其後
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而自納於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昔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害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

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君之從與拒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不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鬻拳劓君而後止耳鬻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古納諫之道盡歟不盡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祭在人饗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

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
孔子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寧坐視齊魯之失
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
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子孟未能萬分之一而遽欲
脅君乎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
楚子不以為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
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
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
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剛足之心明吾
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剛足吾之

剛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
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
聖人異耶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剛足壞於前而收於
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
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移則
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耶古之人固有廣
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固未嘗動聲
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况動干戈於君側
耶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群
臣百吏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

大患謂之輔拂之說見荀子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君較力是巧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陳敬仲辭鄉飲威公酒

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宥及於寬政救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詩云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斂性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緘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于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

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失此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反覆考之則大不然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威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為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

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恨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

歲之肉如藿凶歲之藿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足而賤生於既足也勢盈位極為君所厭身且不保而況子孫乎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寵冒宜其不免於誅也見南史劉湛傳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全者也用過其量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卧也謝安之隱東山

也晉國慕之惟恐其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
卿高卧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
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見晉謝安傳蓋天下望安之出
久矣一旦為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
者求得今之責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為人
所慕既出則為人所責未出則人恐失我之賢既出
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然則
用過其量者固為不可語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
也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

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
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也夫有姁之後將育
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知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陳厲公蔡出也生敬仲周史有以周易見
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謂觀國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也其子孫光遠而自它
有耀者也坤士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
土上山地有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
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
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
大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後乎風行而著於
始大其昌于後也陳之配也天物莫能兩大陳衰
始大其昌于後也陳之配也天物莫能兩大陳衰

畢萬魏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夫子

威耿威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法賜趙風取

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

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

為上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

六射不易合而能固安而殺公之卦也公侯

之子孫必

復其始

○成季將生威公使卜楚丘之父

卜之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

之閔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

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

○秦伯卜伐晉僖十五年晉

秦饑晉閉之羅故秦伯伐晉卜

涉河侯車敗詩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

待父筮之吉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饋秦輸之粟

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

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小

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僖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

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狐

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因而棄其家

其死於高梁之虐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

數也物生而後有象上而後有滋上而後有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

○梁嬴孕過期招

父卜之僖十七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

梁嬴孕過期招父與其子卜之其

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

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為

宮女

○晉侯卜納王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王狐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言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小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文十八年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外咎○晉楚遇於鄢陵晉侯筮之吉成六年晉侯伐鄭晉師濟河遇楚王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何有公從之○施氏卜宰成十七年施氏卜宰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

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穆姜薨于東宮襄九年穆姜薨始往而筮之為

艮之八史曰是謂君之隨上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肅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宋

公享晉侯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其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身而不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晉侯有鬼神 ○鄭皇耳侵衛孫文

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子卜追之 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征而喪其雉姜氏曰

征者喪雉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孫蒯獲鄭皇 耳于大丘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 襄二

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

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妾也何害先夫

當之矣遂取之在公通馬崔子內是稱疾不

視事公問崔子遂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從姜氏弑弒之 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

兆曰或卜攻難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

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

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寗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十一月乙亥寗于太公之朝慶舍

蒞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

昭元年晉侯有疾鄭

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

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

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

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帝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厲諸參
 而番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豕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為玄冥師主元恪臺駘駘能業其官
 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沈尊尊黃實守其祀今進主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併此二者不及君
 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
 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云云叔何 ○穆子之
 曰善哉將未之間也此皆然矣

生莊叔筮之

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
 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

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逸人入其名
 曰牛卒以筮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口上其中食口為二日口為三明明夷之謙明

而未融其當日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常為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蒙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日不
 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
 為言敗言為諛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
 諛也純離為牛世世亂諛勝上將適離故曰其
 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

孔成子卜立靈公

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
 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
 余將命而子苟與孔丞圍相元史朝見成子
 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媯始
 生子名之曰兵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此以示史
 朝史朝曰元享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
 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
 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

二其告之盜襲於夢武王所用弗從可為弱
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
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
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
筮之示子服惠伯

昭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為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懲謀季
氏懲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
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淑乎彼乎深思而淺謀
迹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
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常奉
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虛忠
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
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世養二德為善非
此二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何事也

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
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 ○臧

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
五昭二十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
與僭上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

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

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逆奔邱上勤假使為
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

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

臧會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
○晉趙鞅卜救

鄭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
莫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與矣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

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勝也鄭方有罪

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言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乙之元子歸妹而有言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楚卜子良為令尹哀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救卜

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之為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鄭初右司馬

子國之卜也觀瞻日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

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吾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祈

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故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

惠王其有馬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鍾先霽而清及先律而飛

蟄先寒而閉蟻先溱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券契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也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字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添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痾痒之於吾身觸之即覺于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光德星撓搶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竒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

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著既揲矣是兆之吉乃
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吾心扣心
酬名為龜卜實為心卜名為著筮實為心筮水中之
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著龜之
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
融交澈混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煩
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著自已為煩矣况區區推步
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
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
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

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
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
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並見尚書至於後世始求吉
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繁說愈繁而驗愈踈附之
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
矣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心勞而日拙矣左氏之
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竒中動心
駭目其驗若此奚其踈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
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

於書者總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踈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瑩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僕徇之應僭也臺駘實沈之崇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

皆心之所發見耳著龜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僣者由而僣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率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百人醉而一人醜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

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也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威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記姦之會君盟替矣韜七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倪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竊其使而戒以勿籍戒二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威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出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襄二史

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鉄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下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曰之後陽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群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害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

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晉桓莊之族偪

莊二十二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為

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

事士為與群公子○**晉士為殺游氏二子**莊

十四年晉士為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

二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晉士為殺群公子**使群公子尺殺游氏

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獻公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

於我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

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使言於公曰曲

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

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晉之啓士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群公子而

立奚齊晉人○**晉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元年

謂之二五耦○**晉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元年

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以戒耿城霍城魏還為太子城曲

沃上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

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太子其

無晉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

山皇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樂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無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已稟命則不威專

官帥師不威將馬用之且臣聞皇落氏將戰

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 ○晉殺太子申生

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

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將立奚齊姬謂太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昨

于公公田姬貞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

祭之地地墳與大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社稷

欺或謂太子子辟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

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

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盪城新諸姬遂 ○

晉使士為築蒲與屈

僖五年晉侯使士為築蒲與屈不憤

真新馬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圭為稽首而對

曰無喪而感憂必難焉無戎而城難必保焉

寇難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難之

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惟成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二

年將尋師焉馬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章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

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難也踰

垣而走披斬其

祛遂出奔翟 ○晉侯使賈華伐屈 僖六年

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

馬乃
之梁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為殺之也殺申生者實
驪姬之譖士為何與馬士為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
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群公子
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
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
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
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
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
賄賂伯夷至清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比干古忠者驪姬雖

變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
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
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
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
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唱之彼烏得而和
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
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
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
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為而
從驪姬也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泝其流而尋其源

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
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威二年註同出於穆

侯而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必鋤其
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
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
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吾子所謂昆弟
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
得為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
莊殺之也桓莊親其子而讎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
與讎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生又於諸子

之中分親與讎可謂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心
日狹則毒日深其末流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
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
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
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
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所
防在外而禍發於內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
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未嘗不憫其虐
受丘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
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

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魯未閱時嬖於驪姬遷移其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嬖寵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莊子假人之亡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屬也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

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為何畏乎驪姬哉

莊公丹威宮楹刻其楠使宗婦覲用幣

莊二十三年秋月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楠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後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狄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卜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妻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无乃不可乎○莊公問

後季友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

公曰卿者叔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叔牙共仲賊之歸及待泉而卒立叔孫氏

子般

在三十一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般子

圍人等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出奔立閔公請復季友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也○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閔二年秋八使卜歸賊公于武圍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及家使公子魚請不許突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

盜之招也四者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

合四者而兼之篡弒之變胡為而不交作哉至嚴之

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姜之

故上侮宗廟而僭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

不足憚則舉天下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

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

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道之驕

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問生於疑未有問所不疑者

也子般之當為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

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

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

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

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解也季

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

唐相彦温

崔元暉張柬之袁恕敬暉同誅張昌宗兄弟奉中宗反正武三思以計罷其政事封王號五王尋遭貶逐皆為武三思所害 懦之為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

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幾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弑子般以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舍若忍耻一無所為意者示弱以有待

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篡弑之至是真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

見唐史

皆不免弑吾未嘗不

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基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失之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揔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馬臣取其二馬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

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僖九年季友
 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
 為荀息當愧季友季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
 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為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
 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
 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
 之弒者勢窮理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荀於子般
 則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
 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
 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
 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邪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
 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
 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
 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
 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
 邢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駭世之論本欲天下

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恐正
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
可愕以震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
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
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
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
是之烈哉仲之言知過其實也意者仲有警世之心
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非也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
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謂之過其實乎
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毒之殺人多者深

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比皆知殺人多者
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
安者天下比皆是也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半
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姑就世之所
畏者為譬耳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
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
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
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
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
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

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
陷於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
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
入者以懦出以繁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
豈不甚可畏耶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
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福雖不同同出於憂
勤未嘗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愛其
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
避也趨其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君子之耳
目鼻口與人無異也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
衆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
以去彼取此者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
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
中有逸樂者存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
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
君子哉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耽毒不
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
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技棄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此善覘入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 覘亦觀也 入單

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 必子賤為單父

宰二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馬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

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蠅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

期反以告孔子曰必子賤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安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觀之

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必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

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德化為理建初士年郡國災傷稼

大補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所程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

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以離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

境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彼所以一見其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耳

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

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

商人利口靡上之俗未殄 見尚書 自高而惠自惠而

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諍語之俗猶存 見賈誼治安策 以政

而移俗其難如此漢氏之東至于威靈其惡極矣然

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搏知畏義未敢遽
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數十年
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彼規
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齊仲孫湫來省
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魯難取乎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嗚呼仲孫湫之所謂
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
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
位而狡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

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以為周禮耶若
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
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
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與講於泮宮流於
洙泗被於絃歌形於冠服郁乎乎其文也洋洋乎其
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
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
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寡不
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復續哀姜慶
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規國矣

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視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間暇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則其治孰能于之耶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庇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夫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